



理论文库

古巴经济学家马丁内斯论当前世界经济危机

贺钦 译

2009-09-28

【内容摘要】《古巴经济学家》杂志2009年5月19日号刊登了该刊对古巴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席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Osvaldo Martínez)的专访,在访谈中马丁内斯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根源、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对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美国奥巴马政府政策和拉美一体化发表了评论。访谈主要内容如下。

【关键词】古巴 马丁内斯 经济危机

问:经济危机导致全球许多国家失业人口激增、贫困指数上升、公司倒闭、银行破产,您认为我们目前处在危机的什么阶段?

答:这场危机刚刚开始,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言危机究竟会持续多长时间、究竟会有多严重。目前,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一场金融危机,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不仅仅涉及国际金融领域,还影响到实体经济。根据前些年金融投机和金融资本快速发展的程度、这场危机在金融投机领域爆发的规模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高水平,可以断言这场危机将会是自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2008年8月至今所发生的一切都可归结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下金融投机泡沫的破灭。目前,危机正开始向实体经济蔓延,也就是向生产产品和服务、涉及技术发展、生产使用价值的经济蔓延。究竟会对实体经济影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有人认为危机会持续两到五年。根据历史经验,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从1929年10月一直延续到1933年,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当年的经济仍未恢复到1929年之前的经济水平。那场危机的最终“解决”,竟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危机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直到1945年资本主义才开始了新一轮基于战争重建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所有的危机,无论与战争有无关联,都是破坏生产力的过程。回到现实中,我不敢预测这场危机具体会持续多长时间,但我敢断言的是离危机触底依然还很遥远。

问:哪些部门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最为严重?

答:金融泡沫的破裂引发了股票的暴跌、重要投行的破产(所谓的投资银行事实上并不是生产性投资,而是投机性投资)。一些大银行的破产直接导致全球信贷枯竭和涨价。原材料和石油价格开始下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开始显现,如美国汽车行业的三大巨头通用、福特、克莱斯勒都在接受政府援助以避免破产。一些航线航班被取消。失业增加,旅游业也正受到牵连。这将是一个瀑布般的爆发过程,2009年危机将进一步深化和扩大。

问:很多专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又一次周期性危机,正如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所预言的那样。但也有人认为,目前的危机不仅仅是“又一次”那么简单,鉴于这次危机的严重性,应该将其视作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自我毁灭。您怎么认为?

答:我认为目前的危机毫无疑问是一场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又一次”是从1825年马克思记录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又发生了无数次这类危机的意义上说的。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的非正常现象,

而是资本主义的规律所在，甚至是必要因素。资本主义的特殊逻辑在于必须通过破坏生产力才能进入下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目前的危机显然表明资本主义体系已病入膏肓。我认为危机将进一步恶化，但我不认为据此就能说明资本主义体系将终结和最后灭亡。正如马克思明确指出的，资本主义不会被经济危机推翻，资本主义应该被推翻，但必须由政治行动来推翻。

问：您也同意马克思及列宁、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即使出现了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萌芽，也应该通过革命推翻它？

答：当然。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将被类似于经济危机这样的自发因素自动推翻的想法无异于乌托邦。经济危机为反资本主义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创造了条件。如果运用政治手段并存在有能力发动群众的领导力量，危机造成的贫困、失业、大规模破产和民众的绝望将会成为有利条件。历史上，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都伴随革命运动。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深陷危机，于是产生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却催生了法西斯主义，危机所引发的大众绝望被右翼分子利用，从而转向了极右翼、法西斯主义、沙文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我想强调的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地一定要写入历史的，所有都取决于参与斗争的政治力量的技能和艺术。在目前的形势下，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空间来思考变革，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有利时期，危机的爆发将带来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深化。

问：这是一次周期性危机，但又有所不同，不同在哪儿呢？

答：主要是背景不同。这次危机之所以复杂主要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世界经济比1929年要复杂得多。首先，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更高（也就是国家经济间的相关度），而1929年，科技进步（尤其是在交通和通信领域）才刚刚开始。那时，没有网络、电子邮件，也没有喷气式飞机，连电话、电报都不算完善，飞机几乎还没开始飞行。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就大不一样了。全球化的特点就是重要经济体的任何变化都会在短时间内触及全球。各国市场紧密关联，尤其是全球金融市场，所有人都被世界经济这张大蜘蛛网所俘获，蜘蛛网任何部分的变动都会立刻被其他地区感知。因此，今天经济危机的传播威力要比1929年大得多。这是第一个不同。其次是世界经济金融化的水平大大提高了。和1929年相比，投机资本的总额和股份资本的性质都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那时虽然已出现了股票，但运行要简单得多。今天的金融投机活动已达到了十分精密尖端的程度，但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脆弱性、风险性、虚幻性和欺骗性，从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问：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采取充分彻底的措施来阻止危机的进一步蔓延，但我们已逐渐看到，“国家”（尤其是美国）是如何作为主角来干预公司和企业破产的，这不禁让人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政府通过推行凯恩斯主义走出危机的历史。今天，据说新凯恩斯主义将会是一种选择？

答：推行新凯恩斯主义正是他们目前所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公共工程建设计划，以重建路桥系统。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以创造收入和就业、刺激需求。但与之相矛盾的是，政府还在花大价钱来拯救那些失败的金融投机家、重整崩塌的投机结构。这表明，新自由主义者仍占据着重要的权位，并未被取代。我们面临着新自由主义不甘逝去、而新凯恩斯主义试图建立的矛盾中。鉴于这次危机包含了许多新因素，因此我非常怀疑新凯恩斯主义（即便是严格执行）能否解决危机。一方面，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并存，另一方面环境危机中的人类不得不同其赖以活动的地球展开生存博弈。

问：您的意思是说，由于危机已经发生了，凯恩斯主义将会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答：当然。不能认为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是解决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万能药方。在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下，资本主义也曾爆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1973年至1975年，正是在凯恩斯主义时期爆发了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而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我们不应该抱有这样错误的两分法——新自由主义导致危机，凯恩斯主义解决危机。简单地说，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其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都只能助推、延迟、刺激、但无法根除资本主义危机。

问：因此，只有一种解决方法——社会主义。

答：毫无疑问是。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社会主义，罗莎·卢森堡提出的“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的困境今天被明确地提了出来。我认为即使保守是人类最强的本能，人类也不会回到野蛮状态了。理性将主导人类，尤其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性。战胜资本主义将成为主流，而社会主义将作为人类的不懈追求，在坚持其一般性、普遍性和共同性原则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创造更加广阔的社会主义实践。

问：这会是21世纪社会主义吗？

答：我认为是的。

问：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今年一月在哈瓦那大学演讲时指出，社会主义曾经的问题之一是保留了和资本主义一样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我们将要走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但更加公平地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化和积累的路，您怎么认为？

答：科雷亚的表述很好。从量化生产力增长的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其实是在重复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也就是纯粹从数量上衡量自身发展并同资本主义展开竞争，却忽视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的消费型社会结构是不可能顾及所有人利益的。地球不会反抗。重复家家都有私家车的模式、田园诗式的美国社会模式、好莱坞社会的模式是根本不可能的，维持美国2.5亿人口中小部分人的生活方式而保留世界其他地方的贫穷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人类有必要探索一个能与环境和谐相处、包含更多集体主义原则的发展模式。尽管我听过科雷亚总统许多正确的观点，但有一点我不敢苟同。他在电视访谈中曾谈到21世纪社会主义，这是我完全同意的，他说要抛弃一些过时的东西，其中就包括阶级斗争。我认为他在哈瓦那大学演讲时提到的政治斗争是厄瓜多尔国内面临的问题，他所描述的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一个片段，他倡导的纲领被这些政治斗争所淹没。谁在反对这个纲领？毫无疑问，寡头和资产阶级。依靠谁来反对这些敌人？工人、农民和印第安人。我不会狭义地、一般性地界定阶级的概念，而是从广义上界定扩大的社会阶级存在，阶级斗争是不可否认的，是显然存在的。如果我们否认阶级斗争，那我们还剩下什么？阶级合作？我不认为厄瓜多尔的21世纪社会主义能在古斯塔沃·诺沃亚的配合下、或在天主教会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势力的配合下走向成功。

问：国际社会都对美国奥巴马政府寄予了高度期望，奥巴马政府将在危机的解决中扮演什么角色？

答：我并不对奥巴马政府的变革寄予太多期望，我认为新政府的上台将会对美国政治带来更多戏剧性而不是深刻的变化。奥巴马代表着美国政治集团利益，他们认为像布什政府那样不受欢迎、挥霍浪费、令人不快的政府将难以为继。另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至少是怀疑，那就是——奥巴马的想法是一回事，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会把他推向哪儿是另一回事。我还是回到上世纪30年代的例子。1932年，在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罗斯福政府上台，他的竞选团队的思想平淡无奇，没有任何主张能让人猜测到上任后的他会采取国家干预经济、依赖工会力量、从国有经济的意义上管制美国私营经济等做法。罗斯福所采取的所有政策更多是迫于经济危机的压力，而不是来自先验的政治哲学。奥巴马现在的情况很类似，所以我们应该拭目以待，看看危机究竟会把他推向哪里。

问：最近几周，人们都在谈论拉美一体化在应对经济危机时的作用，尽管拉美一体化还处在形成期，但结构层面的调整已在进行中，一体化将如何帮助我们应对地区和国家危机？

答：我认为关系到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未来的决定性战略因素就是一体化，不是依附于美国的一体化，而是拉美及加勒比地区自己的一体化。拉美几十年来的一体化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贯彻到实践中。现在我们正在参与以去年12月萨尔瓦多峰会为标志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次会议中古巴加入了里约组织。同时，我们还有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一个建立在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市场基础上的新一体化模式。与此同时，经济危机迫使拉美开始反思自己对世界经济的融入，而新自由主义危机深深地影响着近30年的拉美。这时的拉美向真正的地区一体化迈进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一些学者认为，这场经济危机过后，世界经济将出现新的地区集团，一个是亚洲，另一个是继续存在的北美，还有一个就是新登台的拉美。这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可能性。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9期）（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网络编辑：胡毅）

上一条
下一条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全球替代运动的评论

版权所有：中央编译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邮编：100032

设计制作：文献信息部信息技术处